

《夢庵藏印》所收古璽的調查與研究

巖手大學 平泉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劉 海宇

巖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部 教授 玉澤 友基

一 引言

《夢庵藏印》是太田孝太郎氏（號夢庵，一八八一—一九六七）所藏部分中國古印的印譜，該印譜的初印本發行於大正庚申（一九二〇）年，再印本發行於大正丙寅（一九二六）年。¹羅振玉在序中稱讚這批藏印「監別至精，無一贗品」。兩印譜均收錄四百餘顆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的古印，²但兩者內容頗有出入，順序也完全不同，又均無頁碼和編號。印譜發行冊數很少，且所收先秦古璽未被收錄於羅福頤先生《古璽彙編》³，今人難窺其全貌。即使見到《夢庵藏印》印譜，但因部分印文筆畫殘損致使印影不清，僅憑印譜不少文字難以識讀。太田夢庵氏過世後，其家人於一九七四年把這批藏印的絕大部分捐贈給巖手縣立博物館。⁴

羅福頤氏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古璽文字徵》中收錄《夢庵藏印》三四顆古璽的單字以及璽文摹本，⁵朱德熙、裘錫圭兩先生曾據此考釋「上壹（黨）遯（遽）司馬」⁶，為學界所熟知。一九五六年太田夢庵氏等主編《定本書道全集·印譜

篇》，收錄《夢庵藏印》一二顆古璽的印影及四顆古璽的印紐照片。⁷巖手縣立博物館於一九八二年製作藏印基本資料卡片，並於一九九〇年舉辦《中國古印—太田孝太郎收藏》展，出版了數十頁的展覽冊頁對藏品進行介紹，公佈十六顆《夢庵藏印》所收古璽的印影以及印紐照片。⁸一九九六年小林斗盒氏主編《中國璽印類編》，收錄《夢庵藏印》二一顆古璽的印影。⁹二〇〇六年施謝捷先生的博士論文《古璽彙考》收錄《夢庵藏印》十五顆古璽的印影。¹⁰二〇一二年富山縣篆刻研究会刻心社發行《太田夢庵藏印選》，收錄《夢庵藏印》二十七顆古璽的印影。¹¹這些著錄數字與本文所收一四三顆古璽的數量相差很遠，而且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品基本資料卡片所載古璽的釋文和尺寸數據等有很大問題。迄今尚未有人對這批藏印進行系統而科學的調查與研究。

本文以《夢庵藏印》中問題較為突出的先秦古璽為對象，分調查整理篇與研究篇兩部分，整理篇首次全面公佈古璽的印面與印紐的照片，詳細尺寸與重量，整理《夢庵藏印》印譜初印本、再印本以及博物館基本資料卡片的異同，研究篇結合近

年來戰國文字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調查所得詳盡資料對部分有問題古璽進行研究和考釋，希冀對先秦古璽以及古文字的研究有所裨益。請各位方家不吝指正。

二 整理篇

凡例

1. 序號簡稱：《初M》指《夢庵藏印》初印本（一九二〇年，國會圖書館藏）、《再M》指《夢庵藏印》再印本（一九二六年，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博M》指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品鈐印本《夢庵藏印》（編號與館藏資料基本卡片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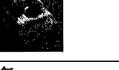
2. 印影取上述三本中較為清晰者，印面與印鈕照片為筆者所攝，尺寸與重量是筆者所測¹²。

3. 釋文先按照璽文做出隸定，然後括注出其所應通假的字，有疑問者括注問號（？），因印面破損或因無法隸定而不能釋讀的文字以□替代。

4. 國別項按照學界通識分為齊系、燕系、三晉、楚系、秦系等，主要參考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¹³、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¹⁴、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以及《戰國古文字典》¹⁵、施謝捷《古璽匯考》、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¹⁶、孫剛《齊文字編》¹⁷、王愛民《燕

文字編》¹⁸、湯志彪《三晉文字編》¹⁹等。

5. 關於古璽的分類，學界有不同的意見（參見田燁先生《古璽探研》四九—七七頁）²⁰，我們暫分為官璽、私璽、成語璽、其他等四類。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鈕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1	無	無		無	無	陳寧立事歲安邑亭谷(釜)	無	齊系	官璽(陶文)	古匁、魏石1、彙考41
初M2	再M424	博M425				(巴蜀符號)	Φ36.9×11.9、41.9g	巴蜀	其他類	定全14
初M3	再M2	博M1				敵(職)傘(判)之鉢(璽)	30.0×31.4×11.9、24.9g	楚系	官璽	魏石3、璽彙320、彙考159、定全14、夢選6、印風94、分城158
初M4	再M3	博M2				軍端	22.6×21.8×9.7、15.8g	楚系	官璽	定全11、夢選6
初M5	無	無		無	無	不筮(其)市(市)鑿(節)	無	齊系	官璽(陶文)	
初M6	無	博M3				上堂(黨)還(遠)司馬	16.0×15.7×12.8、9.7g	三晉	官璽	璽徵、彙考95、璽通194、定全2、古印10
初M7	無	無		無	無	闕芑	無	楚系	私璽	璽徵
初M8	無	博M4				司工	21.4×18.4×17.1、5.9g	燕系	官璽(陶璽)	古匁、彙考96、古印10
初M9	再M4	博M5				□ 煬 □ 鉢 (璽)	16.0×15.7×13.1、9.8g	齊系	私璽	
初M10	再M5	博M6				□ □ 路 鉢 (璽)	16.1×16.0×9.8、11.7g	齊系	官璽	
初M11	再M7	博M8				鳴(唐)适(适)	15.3×15.4×10.2、8.9g	齊系	私璽	古印22、璽類42
初M12	無	博M133				馬帝=(馬遠-嫡)南	19.0×17.7×16.7、21.2g	三晉	私璽	
初M13	無	博M131				王壽	19.9×17.2×16.9、9.4g	燕系	私璽	古印33
初M14	再M215	博M216				姚龔	Φ15.7×14.4、11.6g	秦系	私璽	
初M15	再M235	博M236				王壯	10.6×10.7×9.0、4.1g	三晉	私璽	
初M16	再M237	博M238				王口	11.3×11.8×7.7、4.6g	三晉	私璽	
初M17	再M36	博M37				王揚	13.7×13.7×9.9、6.6g	三晉	私璽	
初M18	無	無		無	無	孫昌	無	三晉	私璽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鈕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19	再M10	博M11				盟(明)訓	12.9×12.9×7.0、3.2g	楚系	成語璽	
初M20	再M9	博M10				象亥	11.2×11.1×9.3、5.3g	齊系	私璽	夢選10
初M21	無	無		無	無	孫鳥(鳥)	無	齊系	私璽	
初M22	再M6	博M7				敦(淳子) 飢(簋)	14.5×14.5×9.1、7.7g	齊系	私璽	
初M23	再M8	博M9				長(張) 匿 (?)	10.1×9.9×8.4、2.8g	燕系	私璽	彙考281
初M24	再M324	博M342				玉佳(?)	15.4×14.9×10.1、7.9g	三晉	私璽	
初M25	再M68	博M69				北行	8.8×8.1×8.3、2.2g	燕系	成語璽	夢選10
初M26	再M69	博M70				可行	10.0×9.3×5.3、2.8g	三晉	成語璽	璽類141
初M27	再M70	博M71				宣行	8.7×8.8×5.7、1.1g	三晉	成語璽	
初M28	再M49	博M50				詎氏(?)	15.2×15.5×13.5、13.5g	燕系	私璽	彙考286
初M29	再M34	博M35				畋(田) 疇	17.4×8.2×13.1、8.1g	燕系	私璽	夢選7
初M30	再M37	博M38				王生瘡(瘡)	15.0×15.0×9.9、7.0g	燕系	私璽	璽徵、夢選6
初M31	再M42	博M43				冀(管) 忒	11.0×11.0×12.1、7.6g	三晉	私璽	夢選9
初M32	再M46	博M47				采(番-潘) 中	10.5×10.4×9.8、3.9g	楚系	私璽	夢選9、璽類239
初M33	再M48	博M49				青(精) 中 (忠)	11.0×11.0×13.9、6.2g	三晉	成語璽	
初M34	再M45	博M46				屏(屏) 沱 (池)	14.0×14.2×9.9、7.4g	三晉	私璽	
初M35	再M12	博M13				高述(去) 疇 (憂)	13.6×13.5×10.6、8.8g	三晉	私璽	
初M36	再M35	博M36				王角(脆)	12.6×12.7×12.0、6.1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6
初M37	再236	博237				王疖	Φ12.8×12.1、5.6g	秦系	私璽	璽類256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紐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38	再M13	博M14				高昌	13.6×13.3×11.6、7.8g	三晉	私璽	
初M39	再M28	博M29				長(張)市(師)	14.2×14.1×12.7、10.4g	三晉	私璽	兼考283
初M40	再M16	博M17				事(史)平	14.6×14.5×12.1、6.1g	三晉	私璽	
初M41	再M98	博M99				冀(恭)	13.4×13.9×13.0、6.3g	三晉	成語璽	
初M42	再M33	博M34				收(田)生章(?)	14.2×14.1×6.4、5.3g	燕系	私璽	
初M43	再M57	博M58				攸(修)身	10.2×10.1×12.1、4.6g	三晉	成語璽	
初M44	再M52	博M53				鄭(齊)臣	11.7×11.8×10.7、7.3g	燕系	私璽	璽徵
初M45	再M55	博M56				岔(鄭-齊)康	11.5×11.7×13.1、7.7g	三晉	私璽	
初M46	再M53	博M54				甸(陶)冬(終)沽(古)	12.4×11.8×11.5、7.0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9、璽類374
初M47	再M18	博M19				申鄭(齊)	12.7×13.1×14.5、10.3g	三晉	私璽	夢選7
初M48	再M20	博M21				喬讓	10.5×10.8×5.4、2.6g	燕系	私璽	璽徵
初M49	再M22	博M23				喬雖	12.0×11.8×7.6、5.7g	燕系	私璽	璽徵
初M50	再M21	博M22				喬音	9.9×10.0×7.7、2.3g	燕系	私璽	
初M51	再M19	博M20				喬割	11.8×12.1×14.0、7.9g	燕系	私璽	璽類130
初M52	再M47	博M48				中(忠)鋁(信)	11.0×10.9×13.8、6.0g	三晉	成語璽	
初M53	再M26	博M27				長(張)敷	15.2×14.4×10.7、9.7g	三晉	私璽	兼考283
初M54	再M24	博M25				長(張)此	14.2×14.1×14.9、10.4g	燕系	私璽	璽徵、兼考261、夢選6
初M55	再M27	博M28				長(張)肌	12.2×12.3×11.5、7.7g	三晉	私璽	璽徵、璽集283、夢選6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鈕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56	再M39	博M40				馱(韓)紋	Φ14.4×13.6、10.3g	三晉	私璽	夢選8
初M57	再M41	博M42				椁(郭)萃	14.0×13.9×10.0、8.1g	三晉	私璽	璽微、璽類18
初M58	再M40	博M41				椁(郭)閉 (閉)	14.6×14.7×7.1、8.6g	三晉	私璽	璽微
初M59	再M38	博M39				馱(韓)愷	13.6×12.9×10.0、6.9g	三晉	私璽	璽微、夢選8
初M60	再M30	博M31				肖(趙)痲 (痲)	13.9×14.4×11.2、7.9g	三晉	私璽	璽微、彙考233
初M61	再M32	博M33				肖(趙)昌	14.2×13.7×13.4、6.0g	三晉	私璽	彙考214
初M62	再M31	博M32				肖(趙)忽 (仁)	13.6×13.7×11.8、6.6g	三晉	私璽	彙考208
初M63	再M29	博M30				肖(趙)臙 (臙-羞)	14.4×14.3×11.0、9.3g	三晉	私璽	璽微、彙考208、夢選7
初M64	再M89	博M90				愆(質-慎) 上	10.0×10.1×9.7、3.5g	三晉	成語璽	
初M65	再M88	博M89				千羊	14.4×14.8×14.4、12.7g	三晉	成語璽	
初M66	再M58	博M59				磔(岑)罰	15.2×15.5×12.4、14.9g	燕系	私璽	
初M67	再M50	博M51				憲猶	15.8×14.7×7.3、6.0g	三晉	私璽	
初M68	再M15	博M16				事(史)忛 (折)	14.3×14.5×9.0、8.4g	三晉	私璽	
初M69	再M56	博M57				郟(徐)突	11.6×11.5×7.4、4.4g	燕系	私璽	璽微
初M70	再M71	博M72				宜行	10.7×10.0×8.7、5.0g	三晉	成語璽	璽類246
初M71	再M112	博M113				吉	9.3×9.2×12.0、3.1g	三晉	成語璽	古印23
初M72	再M11	博M12				郢奔(棄)厶 (私)厶(璽)	12.6×12.8×10.6、7.7g	三晉	私璽	璽微、夢選10、古印5、璽類210
初M73	再M17	博M18				司馬(司馬) 紹	13.4×13.5×9.4、7.1g	三晉	私璽	璽微、彙考333、定全12、夢選8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鈕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74	再M51	博M52				採(采) 覓(類)	12.8×13.3×11.3、8.1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9
初M75	再M43	博M44				獻(鮮) 邗(于) 嬰(鞭)	13.4×13.7×11.0、9.4g	三晉	私璽	璽徵、彙考338、夢選9
初M76	再M23	博M24				石 迄(去) 瘡(憂)	12.3×12.3×13.8、10.3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7
初M77	再M54	博M55				文是(文適) 薦	12.1×12.3×15.2、11.7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9
初M78	再M14	博M15				事(史) 遼(?)	12.6×12.9×12.8、7.5g	三晉	私璽	璽徵、夢選7
初M79	再M44	博M45				相里相女(相如)	14.2×14.1×10.6、8.9g	三晉	私璽	彙考312、定全12、夢選9、璽類210
初M126	再M1	無		無	無	襄平君	無	三晉	官璽(玉質)	彙考91、璽類、定全1、夢選4、古印30、璽類288、分域188
初M273	再M119	博M120				寓(宇)	φ11.5×10.5、4.9g	三晉	成語璽	
初M278	再M127	博M128				疾	12.0×20.2×14.5、18.8g	三晉	成語璽	璽徵、古印30
初M279	再M120	博M121				紳(帶)	14.2×12.5×13.8、9.6g	燕系	成語璽	
初M280	再M114	博M115				公	13.1×13.6×10.7、5.4g	三晉	成語璽	
初M281	再M64	博M65				大吉昌內(入)	18.4×17.6×15.6、11.0g	三晉	成語璽	定全15、夢選10、古印33、講座70
初M282	再M62	博M63				向善明昌	17.1×16.5×14.6、18.0g	燕系	成語璽	彙考16
初M283	再M121	博M122				生	13.4×13.6×7.2、5.4g	燕系	成語璽	
初M284	再M110	博M111				万(丐-萬)	11.0×10.0×18.8、6.8g	燕系	成語璽	古印33
初M285	再M118	博M119				詹	11.0×11.6×23.0、10.9g	燕系	成語璽	古印33
初M286	再M116	博M117				敬	13.3×12.6×7.9、4.6g	三晉	成語璽	璽徵、定全13、璽類307
初M287	再M113	博M114				惹	13.4×13.4×6.7、5.2g	齊系	成語璽	璽類79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紐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288	無	博M130				克	14.5×12.0×6.8、3.4g	燕系	成語璽	
初M289	無	博M129				王	11.9×10.6×7.9、3.3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0	再M90	博M91				愆(質-慎) 司(始)	11.1×11.3×11.7、6.7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291	再M81	博M82				千万(丐-萬)	13.4×13.6×13.5、4.4g	燕系	成語璽	
初M292	再80	博81				千万(丐-萬)	12.7×12.2×20.0、9.3g	燕系	成語璽	定全15、古印33
初M293	再M92	博M93				愆(質-慎) 之	φ11.0×10.4、4.4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4	再M117	博M118				禾	13.6×13.0×9.5、5.3g	楚系	成語璽	
初M295	無	博M132				宜士和眾	12.0×11.2×7.6、3.6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6	再M60	博M61				正行亡(無) △(私)	13.4×13.2×13.6、12.0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7	再M59	博M60				正行亡(無) △(私)	12.0×11.7×9.6、4.8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8	再M61	博M62				正行亡(無) △(私)	14.9×14.7×12.9、13.4g	三晉	成語璽	
初M299	再M65	博M66				王之上士	14.2×14.0×8.6、4.5g	三晉	私璽	兼考141
初M300	再M63	博M64				可以正曲	15.6×14.8×8.7、6.2g	三晉	成語璽	
初M301	再M84	博M85				明上	13.4×12.7×13.5、6.6g	三晉	成語璽	古印29
初M302	再M85	博M86				明上	14.9×15.2×8.0、7.5g	燕系	成語璽	
初M303	再M25	博M26				長安	13.1×13.3×13.8、8.0g	三晉	成語璽	兼考283
初M304	再M66	博M67				安官	12.3×12.5×12.7、7.9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305	再M67	博M68				安官	9.9×9.9×11.3、3.6g	三晉	成語璽	璽類243
初M306	再M86	博M87				敬事	11.9×12.8×11.9、6.4g	三晉	成語璽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印鈕照片	釋文	規格(縱·橫·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307	再M82	博M83				得志	12.0×11.7×9.0、3.8g	三晉	成語璽	
初M308	再M83	博M84				得志	12.4×12.1×14.0、4.5g	三晉	成語璽	
初M309	再M87	博M88				敬几(其)上	13.3×12.8×7.6、4.3g	三晉	成語璽	璽類307
初M310	再M78	博M79				千秋	12.2×12.2×11.0、6.9g	三晉	成語璽	夢選10
初M311	再M111	博M112				万(丐-萬)	11.2×10.8×9.1、4.3g	燕系	成語璽	
初M312	再M106	博M107				尚	9.4×9.7×11.7、4.9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313	再M107	博M108				尚	13.1×12.8×9.4、6.3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314	再M108	博M109				生	11.4×11.2×12.1、4.2g	齊系	成語璽	定全13
初M315	再M109	博M110				生	11.0×10.4×10.9、5.8g	齊系	成語璽	璽微
初M316	再M99	博M100				共(恭)	φ10.3×5.4、1.3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317	再M101	博M102				共(恭)	φ12.9×9.2、4.1g	三晉	成語璽	
初M318	再M100	博M101				共(恭)	φ13.1×10.9、6.4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璽類85
初M319	再M95	博M96				愆(質-慎)	φ12.6×11.4、6.0g	三晉	成語璽	定全12
初M320	再M93	博M94				愆(質-慎) 止(之)	φ13.1×10.4、4.4g	三晉	成語璽	
初M321	再M96	博M97				愆(質-慎)	12.5×12.1×12.0、8.0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M322	再M91	博M92				愆(質-慎) 止(之)	16.3×16.1×13.0、10.0g	三晉	成語璽	
初M323	再M94	博M95				愆(質-慎)	12.0×12.1×11.4、6.5g	三晉	成語璽	
初M324	再M73	博M74				厶(私)尔(璽)	11.4×11.4×13.3、6.8g	三晉	私璽	璽微
初M325	再M97	博M98				必正	φ12.5×12.8、7.5g	三晉	成語璽	璽微

初印	再印	縣博	印影	印面照片	鈎照片	釋文	規格(縱・横・高、單位mm)、重量	國別	分類	著錄目
初M326	再M102	博M103				尔(璽)	10.6×10.1×8.6、3.8g	三晉	私璽	璽類444
初M327	再M76	博M77				厶(私) 傤(璽)	φ12.0×11.9、5.4g	三晉	私璽	
初M328	再M103	博M104				尔(璽)	14.6×14.5×8.0、5.9g	三晉	私璽	璽類444
初M329	再M72	博M73				厶(私) 尔(璽)	13.4×13.1×12.1、7.2g	三晉	私璽	
初M330	再M105	博M106				傤(璽)	12.1×11.3×8.3、3.2g	三晉	私璽	
初M331	再M104	博M105				尔(璽)	φ14.6×9.9、5.0g	三晉	私璽	古印43
初M332	再M74	博M75				厶(私) 尔(璽)	10.2×10.2×3.7、1.2g	三晉	私璽	
初M333	再M75	博M76				厶(私) 傤(璽)	φ13.2×12.1、6.5g	三晉	私璽	
初M334	再M125	博M126				審信	12.7×20.0×7.4、9.0g	秦系	成語璽	印典201
初M335	再M126	博M127				敬事	12.0×17.1×7.3、4.8g	秦系	成語璽	夢選10
無	再M77	博M78				千秋	15.9×15.3×15.0、12.6g	三晉	成語璽	古印23
無	再M79	博M80				千秋	12.8×12.7×13.1、9.3g	三晉	成語璽	定全13
無	再M115	博M116				敬	11.6×11.5×9.1、4.8g	三晉	成語璽	
無	再M124	博M125				日敬毋治(息)	18.8×18.9×9.9、11.6g	秦系	成語璽	古印22

三 研究篇

1 陳竈立事歲安邑亭釜(釜)

「陳竈」又見於《陳竈散戈》(《集成》一〇三六)以及《陳竈車轄》(《集成》一二〇三三)，



戰國田齊王族人名。「亭」字舊釋「毫」，吳振武先生謂該字「從宅從亭省」，力證此字應是「亭」，²²今從之。「釜」字從強運開先生隸定²³，讀為「釜」，《說文》收錄「𦉳」的或體字「釜」，段注云「今經典多作釜」。該璽僅見於《夢庵藏印》初印本，不見於再印本以及岩手縣立博物館藏印。該璽非常著名，多見於各類著錄。

2 巴蜀圖形璽

該璽為巴蜀圖形璽，性質大概與古璽中的



圖像印相近，時代上限為戰國時期(《璽通》四九頁)。孫慰祖先生告知上海博物館收藏一枚圖形極為接近的巴蜀圖形璽，見右圖(上圖為夢庵藏品印影，下圖為上海博物館藏品印影照片)。²⁴

3 𦉳(職)𦉳(判)之𦉳(璽)

首字，朱德熙、裘錫圭兩先生釋為「𦉳」²⁵，在該



璽中讀為「職」。第二字，施謝捷先生隸定為「分」，讀為「分」，第四字釋為「𦉳」(《彙考》一五九頁)。第二字印影下部不清，經仔細觀察實物，該字寫法與《集粹》二八四單字璽「𦉳」字

以及古幣文的「𦉳(𦉳)」字近似，《集粹》「𦉳」字無釋。我們認為「𦉳(𦉳)」即《說文》「判」字(參見《校訂》一〇八頁)，多見於戰國文字，一般讀作半或判，典籍中多寫作布、披(《戰典》一〇五六頁)。璽文中「𦉳」應讀為「判」，《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鄭玄注云「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楚系以及齊系古璽中多見「職」字官印，裘錫圭先生云「職」義與「主」近。²⁶「職判之璽」應為媒氏之官璽。

該璽印影又見於周進《魏石經室古璽印景》，印譜所收均周進自藏印，太田氏《古銅印譜舉隅》卷十載魏石經室所藏部分官印歸己，「職判之璽」古璽極有可能得自周氏魏石經室。

4 軍端

「軍」字寫法與包山楚簡六一號簡「𦉳」及三三號簡「𦉳」的軍字寫法比較相近(《戰典》一三二〇頁)。第二字「端」又見於《璽彙》三二七六，用作人名。



該璽「端」字的耑旁下部寫法較為特殊，與包山楚簡二七六號簡「𦉳(端)」、上博簡《鮑叔牙》三號簡「𦉳(端)」字右旁寫法比較接近。該璽當屬楚系官璽。《說文》「端，數也。一曰相讓也。從言，耑聲。」楚系官璽有「軍計之𦉳(璽)」(《璽彙》二一〇)，我們認為璽文「軍端」意與「軍計」近同。

5 不筮(其)埶(市)鑿(節)

文字從裘錫圭先生隸定，他考釋云「此印第二字從



邑筮聲，「筮」即「箕」字古文（《金文編二四五頁》【見一九八五年版三〇八頁】）。不鄭當即不其。《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不其縣，故城在山東即墨縣西南，戰國時當屬齊。²⁷最後一字，石志廉先生隸定為「鑿」，讀如「節」。²⁸裘錫圭先生亦在上引論文的腳註中云「這個字也許應該釋為「節」。《說文·卩部》有「卩」字，音義缺。……「鑿」也許是為鑿印一類「節」所造的專字。稱鑿為節，與後來稱印為印信同義。」吳振武先生同意這種看法，并云「鑿」當是從「金」「叩」聲的字。「叩」和「卩」很可能同音。……鑿字可以看成是「鑿節」之節（《說文》作卩）的異體」（《校訂》二八四頁），「鑿」讀「節」說可信。

6 上堂(黨)遯(遽)司馬

第二字「堂」從立，尚省聲，戰國文字中多讀為堂



或黨（《戰典》六八〇頁），此璽中讀為「黨」。第三字「遯」，朱德熙、裘錫圭兩先生云「遯字自當釋作遽」。《夢庵藏印》有「上遯遐司馬」印（據《古璽文字徵》附三上轉引），當讀為上黨遽司馬。遽司馬當是掌傳驛的官職。²⁹其說可信，今從之。

7 問芑

首字從門從四，可隸定作「問」，偏旁「四」的寫



法又見於包山楚墓一一九號簡「芑」、「芑」、二六〇號簡「芑」、

楚帛書「芑」等（《戰典》一二八四頁）。第二字「芑」，《璽徵》釋「芑」（卷一），今從之。需要指出的是，迄今為止的古文字書均未收錄「問」字，而「芑」字僅見於《甲金篆隸大字典》（五四頁）。³⁰

9 口錫口鉢(璽)

第二字「錫」，又見於《璽彙》三九二一，用作人名。



《說文》云「錫，傷也，從矢易聲」，段注云「謂矢之所傷也。引申為凡傷之偁。」《古文四聲韻》載《古孝經》「傷」字古文作「錫」（《研究》二八一頁）。傷，《說文》云「創也。從人錫省聲。」

11 嗚(唐)遁(适)

首字「嗚」，為《說文》所收「唐」字古文，又見



於《璽彙》一四七與三二四二。第二字，小林斗盒氏無釋（《璽類》四二頁），根據影印和清晰圖片，我們摹寫作「遁」，從辵從「昏」。「昏」應是「昏」字，《說文》「昏，塞口也，從口，卑省聲。昏，古文從甘。」古文字多作「昏」形（《戰典》九〇七頁）。可見「遁」字應釋「遁」。「遁」字後世隸變為「适」，《說文》段注云「凡昏聲字，隸變皆為舌。如括、刮之類。」「遁」字又見於齊璽，作「遁」形（《璽彙》五六七七），與該璽「遁」字寫法近似。《璽彙》「遁」字徑釋「适」，可從。《璽類》收錄「中釋」璽（八頁），而「釋」字無釋，此字亦應釋「遁（适）」。

12 馬帝 = (馬適) 南

前兩字為合文，下有合文符號，釋為複姓「馬



帝」。『馬帝』複姓私璽多見，例如《璽彙》四〇七九—四〇八八等諸璽。第三字印影不清楚，我們參考印面照片摹寫為「𠄎𠄎」，此字應為三晉文字中的「南」字，近似字形見《璽彙》九三「樂宮將行」，首字裘錫圭先生釋「南」³¹，今從之。或作「𠄎𠄎」形，見「恪(咎一皋)郎(狼)鄴(縣)南(府)」(《彙考》九五頁)，兩璽均屬三晉的趙國。³²

古璽中的複姓「馬帝」，一般讀為「馬適」。複姓「馬適」亦多見於漢印³³及文獻，《漢書》中有執金吾馬適建、鉅鹿男子馬適求，《後漢書》有大姓馬適匡，《三國志》有功曹從事馬適議，又見於《通志·氏族略·複姓》³⁴。陳直先生指出《隸釋》卷十二楊震碑陰有常山馬適口題名，「可證東漢時尚有此姓，并知為鉅鹿著姓。」³⁵可知古璽中的複姓「馬帝」讀作「馬適」是沒有問題的，已經為漢印以及文獻所證明。何琳儀先生引《姓氏考略》云「馬之適子，別其族為馬適氏」(《戰典》一四八八—一四八九頁)。先秦至秦漢文獻中多見「適」與「嫡」通假，例如《儀禮·士冠禮》「適子冠于阼」，《經典釋文》曰「適子本又作嫡」，例多不再繁舉。³⁶所以，我們認為複姓「馬適」應讀作「馬嫡」。

三晉古璽中又有複姓「馬是」，見《璽彙》四〇七五—四〇七八等，有學者則認為「馬是」是單字姓氏，讀作「馬

氏」³⁷。我們認為先秦古璽所見「馬是」均為複姓，下部多有「=」符號，表示兩字為不可拆分的一個詞或一個複姓，劉劍先生即認為合文「基本上都限於專有名詞」³⁸。李家浩先生亦認為「=」號在戰國文字中有多種功能，除了大家熟悉的表示合文、重文外，還有一種功能，即兩字的地名、職官、姓氏和習慣用的名字等的標記。³⁹所以，帶「=」符號的「馬是」讀為由兩個詞組成的詞組「馬氏」是不可信的。我們認為「馬是」當讀作複姓「馬適」，出土文獻中「是」通「適」，例如：今本《周易·姤》「羸豕孚蹢躅」的「蹢」，上博簡本作「是」，馬王堆帛書本作「適」；今本《詩經·小雅·鹿鳴之什·伐木》「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的「適」字，阜陽漢簡作「是」(《通假彙纂》二八三頁)。另一方面，以「商」為聲符的「鏹」字異體作以「是」為聲符的「𠄎」字，《汗簡》以及《古文四聲韻》收錄「鏹」字古文作「𠄎」(《古文文字詁林(十)》五九四頁)，上引段注亦云鏹「古亦作𠄎」。又，鏹字聲符為啻，《說文》云「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𠄎也。讀若鞮。」可知「啻(商)」與「是」上古音相近。所以，複姓「馬是」讀作「馬適(嫡)」應無問題。

古人姓名用字多有不同，即使同一人在不同器銘中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字。例如：戰國中山國器銘中，中山王的名字在圓壺(《集成》九七三四)銘文作「𠄎」，而在中山侯鉞(《集成》一一七五八)中寫作「恣」。《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的齊威

王「因齊」在陳侯戈（《集成》一一〇八一、一一二二九）中名「因齊」，而在其他陳侯戈（《集成》一一二六〇）中作「因咨」。再如：近年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國青銅器銘文中，國名「霸」也寫作「格」，同一國名有兩種不同寫法。⁴⁰因此，文獻中的複姓「馬適」在古璽中作「馬帝」，或作「馬是」，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13 王壽

第二字寫法與《璽彙》一八八九「（壽）」與五六三〇「（壽）」字相近，釋「壽」應無可疑。

15 王壯

第二字又見於《璽彙》四五四—四五五、一八四三、二二三—三七等，在先秦古璽中是一個較為常見的人名。《璽彙》無釋。康殷先生等《印典》釋「壯」（七五頁），小林斗盦先生《璽類》八頁）、何琳儀先生亦釋「壯」（《戰典》七〇一頁）。高明先生《古陶文彙編》收錄陶文「」（九·九四），隸定為「壯」。⁴¹該陶文又見於《新編季木藏陶》（〇八九二），李零先生疑釋為「廷」。⁴²施謝捷先生《彙考》著錄三晉系古璽「肖（趙）」（從李零先生釋「廷」（《彙考》二二四頁）。今暫從康殷先生等說，釋為「壯」。

17 王揚

「揚」字多見於先秦古璽，犬在易旁的左右不定（《戰典》六六九頁）。古璽中均用作人名或姓氏，未見於其他



類出土文獻，尚不明應讀為後世何字。

18 孫昌

首字作「」形，相同寫法的字形又見於《璽彙》一五二一—一五二三、一五三六—一五三九等，《璽彙》均釋「孫」，是三晉文字的寫法（《三晉文字編》一七五〇—一七五一頁）。該璽僅收錄於《夢庵藏印》初印本，不見於再印本以及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印。

19 盟（明）訓

「盟」讀為「明」，《侯馬盟書》「明亟」又作「盟亟」，可證（《戰典》七二四頁）。第二字作「」形，吳振武先生釋「」（《校訂》三三三頁），不確。劉釗先生指出楚文字中「訓」字聲符「川」多省一豎畫作「」形，如《璽彙》三三三〇「」、三三三一「」，包山簡「」等，所以「」為「訓」字（《叢稿》一七九頁）。此說確不可易。「明訓」一詞見《國語·晉語八》「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集解云「訓，教也」，意為「明教」。

20 彙亥

首字筆畫不清，根據清晰照片和實物觀察，我們摹寫作「」。劉釗先生以及廣瀨薰雄先生均向我們指出該字應是從彘的字⁴³，即常見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金文的「」字。金文中作「」（《號叔鐘》）、「」（《匍簋》）等形（《金文編》六八二頁）⁴⁴，多用為國名、地名，例如《邲方鼎》（《集



成》二七〇九)中的「彘跡(次)」、「善鼎」(《集成》二八二〇)中的「彘侯」、「師酉簋」(《集成》四二八八)中的「彘尸(夷)」等，還用作形容鐘聲的形容詞，「數=彘=」一般讀作「旁旁薄薄或蓬蓬勃勃」(《疏證》一四七五頁)。《說文》收錄從彘的「彘」字，云「讀若薄」。西周金文中的「彘」字，用做國名或地名時郭沫若先生云「如彘讀若薄」。⁴⁵

附帶說一下，傳抄古文字中「彘」為「澤」字古文，三體石經作「彘」、《汗簡》作「彘」形(《研究》一七八頁)。黃錫全先生認為古文字形從彘從泉，「泉」的外框與「彘」的腿形有借筆關係。⁴⁶李春桃先生認為亦有可能是從水彘聲之字，即「澤」字聲符「澤」換成音近的「彘」，屬於聲符替換(《研究》一七八頁)。

21 孫寫(鳥)

該璽僅見於《夢庵藏印》初印本，不見於再印本，實物亦不存於巖手縣立博物館。首字為「孫」字無疑。第二字摹作「𪛗」，與《璽彙》二六〇齊璽「𪛗」字近似，只是下部偏旁的寫法左右相反，「𪛗」為「鳥(鳥)」字(《疏證》一六〇八頁)，該璽第二字亦應是「鳥(鳥)」字。「鳥」，《說文》云「誰也」，即鵠鳥，在西周金文中多借作木底鞋義，常見於周王賜予臣下的賞賜品之中。



22 數=(淳于)飢(簋)

前兩字為合文，下部有合文符號，讀為「淳于」。



《璽彙》四〇二三至四〇三四作「敦于」，文獻中一般寫作「淳于」，例如：《孟子·離婁上》有「淳于髡」，《史記·秦本紀》有「齊人淳于越」。「淳于」原為國名，戰國時屬齊，其後人以國為氏。第三字「飢」又見於珍秦齋藏印「肖飢」，施謝捷先生讀為「簋」(《彙考》二二二頁)。《說文》收錄「簋」字古文字「匱」、「匱」或「杝」，《汗簡》以及《古文四聲韻》均收錄「簋」字古文「匱」或「匱」(《研究》四一頁)，「飢」讀為「簋」是可信的。《清華簡(四)·筮法》五三號簡有「飢」字，作「𪛗」形，整理者讀為「醪」，⁴⁷李春桃先生認為即「簋」字(《研究》四二頁)。

23 長(張)匣(?)

第二字作「匣」形，又見於《璽彙》二五〇二，《璽彙》無釋。施謝捷先生釋為「壽」字聲符「匣」之異構，即「疇」字(《彙考》二八一—二八二頁)。季旭昇先生以齊璽「𪛗」為「韋」字省形(《新證》四八九頁)。黃德寬先生認為「匣」字從「韋」省聲，即《說文》「帷」字古文「匣」(《疏證》二八七三—二八七四頁)之省。不知孰是，在此僅作隸定。古璽中，從匣的字尚有「𪛗」字(《璽徵》附錄五三頁)、「𪛗」字(《公孫逕》，《璽類》五八頁)等。



28 詎氏(?)

首字右旁不清，參照實物和照片摹寫作「詎」形。《璽彙》三四一六有「詎」字，《文編》無釋(五六頁)，劉釗



先生釋「詎」(《叢稿》一六二頁)。「詎」字又見於先秦封泥，孫慰祖先生隸定為「詎」⁴⁸。「詎」，施謝捷先生釋「詎」(《彙考》二八六頁)。該璽「詎」字右旁「𠂔」比「詎」字右旁「𠂔」上下各多出一橫畫，或應隸定作「詎」。第二字似是「氏」字。

29 畋(田)疇

首字「畋」用作姓氏時，讀如「田」(《戰典》



一一二四頁)。第二字又見於《璽彙》四七〇、一五九一，《文編》釋「疇」(一九〇頁)，《戰國文字編》隸定為「疇」⁴⁹。劉釗先生指出戰國文字「目」多訛作「𠂔」(《叢稿》一七七頁)，田煒先生釋該字為「疇」(《探研》一七四頁)，今暫從之。

30 王生瘡(瘡)

第三字印影不清，看照片可知與《璽彙》二四〇二



「瘡」字同，宜隸定作「瘡」。何琳儀先生云「從疒，垠聲，疑垠之繁文」(《戰典》一二七三頁)。「黃德寬先生云「從疒，皇聲，疑瘡之異文……或釋瘡。」(《疏證》三二二五頁)朱德熙、裘錫圭兩先生釋為「瘡」⁵⁰，今暫從之。「瘡」字見於《廣韻·屑韻》「瘡，疾病。」

31 異(管)𠂔

根據印影以及對古璽實物的觀察，我們把首字摹寫



為「𠂔」，上部作左右各有兩個短橫的「𠂔」形。我們認為，「𠂔」的左右兩個短橫表示筆畫的省略，何琳儀先生稱之為「省

形符號」(《通論》三〇五頁)，「𠂔」應是《古文四聲韻》所收「貫」字古文「𠂔」(《研究》三三二—三三三頁)，即「𠂔」字，《說文》云「穿物持之。從以橫貫，象寶貨之形。」用作偏旁時，早期字形中間橫劃突出兩側豎劃之外，到東周時期寫法演變近同於「田」字，例如：西周晚期《猷簋》(《集成》四三二七)的「實」字作「𠂔」形，到東周時代《國差簋》(《集成》一〇三六一)則作「𠂔」形。「𠂔」字下部為「𠂔」省形，宜隸定為「異」。「𠂔」字，《說文》卅部作「𠂔」，楚簡中作「𠂔」、「𠂔」、「𠂔」等形⁵¹，在該璽文中「𠂔」上部減省作兩橫畫。「異」為雙聲符字，上古音中「𠂔」、「𠂔」均為見母元部。「𠂔」(𠂔)形見於《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六號簡，「𠂔」(𠂔)寺虛」讀作「管夷吾」⁵²。《清華簡(六)·管仲》篇「管」字多作「𠂔」形，從竹，𠂔聲。⁵³所以，我們認為該璽中姓氏「異」字應讀作「管」。

三晉系古璽又有「異」字(《璽彙》三一四〇)，《璽彙》隸定作「異」，《戰國文字編》(一六六頁)、《三晉文字編》(三五一頁)均收入「異」字頭下，我們認為釋「異」不可信。羅福頤先生《璽徵》又收錄「𠂔」、「𠂔」兩璽，「𠂔」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二八頁)，該字亦應隸定作「異」，讀為「管」。

三晉古璽中又有「𠂔」字，從竹從異(《璽類》三八九頁圖)，用作姓氏，該字下部所從「𠂔」寫法與《郭店簡》

「𦉳」近似，亦應讀為「管」。

32 采(番)中

首字作「采」形，在楚系文字中是「采」字，與「米」



字寫法混同，一般讀作從「番」的字(《疏證》二八〇一頁)。古璽以及傳抄古文中，「采」用作偏旁時，有時亦寫作「米」，例如：《璽彙》二二九〇「悉」字作「𦉳」形、《汗簡》「審」字古文作「𦉳」(《研究》三一一三頁)。「采」作為姓氏時，一般讀為「番」，為殷湯支庶封番者，或吳王支庶食采于番者(《疏證》二八〇三頁)。第二字作「𦉳」形，是楚系文字的「中」字。

33 青(精)中(忠)

吳振武先生讀為「精忠」，屬成語璽。⁵⁴又見於《璽



彙》四六四三—四六五二。

34 屏(靡)沱(池)

首字又見於《璽彙》二八七一—二八七四號三晉系



古璽，何琳儀先生疑為「弄」字之繁文(《戰典》四一六頁)。三晉古璽中又有「𦉳」字(《璽彙》三二四四—三二四五)，《古璽文編》隸定為「弄」字，亦用為姓氏。湯餘惠先生據《古文四聲韻》「弄」字作「𦉳」、漢金文「筭」字作「𦉳」，釋古璽「𦉳」字為「弄」，劉釗先生進一步釋「屏」為《集韻》、《廣韻》訓「廈、屏」的「屏」字(《叢稿》一六〇頁)。今暫從之。

35 高迭(去)瘡(憂)

第三字「瘡」從疒從頁，頁亦聲。陳漢平先生讀為



「憂」(《屠龍》二七七—二七八頁)，可從。《說文》有「𦉳」字，訓「愁也」，「瘡」應為該字異體。「去憂」為先秦時期常見人名，例如：《夢庵》「石迭(去)瘡(憂)」(初M七六)、《璽彙》五五一「王迭(去)瘡(憂)」、一〇六二「肖(趙)迭(去)瘡(憂)」等。

36 王角(脆)

第二字作「𦉳」形。田焯先生根據楚文字「𦉳



(脆)「作「𦉳」形，把古璽文字「𦉳」的偏旁「𦉳」分析為從「疒」從「尸」(《探研》二一八—二一九頁)，此說可信。可知古璽文字中「𦉳」可作「𦉳」形，該璽「𦉳」字上部「𦉳」亦應是「𦉳」，那麼該字可隸定為「角」。璽文「角」應分析為從肉尸聲，「尸」為「危」之本字，則「角」應釋為「脆」。

其他近似字形尚有《璽彙》四一六「王𦉳」(《璽徵》摹作「𦉳」)的「𦉳」字以及二四〇一的「𦉳」字。《璽彙》四一六「王𦉳」第二字，丁佛言先生摹作「𦉳」，釋「𦉳」(《補補》一九頁)，徐在國先生釋「𦉳」⁵⁵，劉釗先生釋「𦉳」(《叢稿》一六六頁)。我們認為這兩字與上述「𦉳」為同一字，應釋「脆」字，同樣用作人名。

《說文》無「脆」字，而收錄「脆」字，釋「小粟易斷也。從肉從絕省。」「脆」字始見於《玉篇》、「脆，同胞，俗」。據此，學者一般認為「脆」字出現較晚，是「脆」字的訛寫俗體。古文字中，「脆」字見於齊陶文，用做人名，作「𦉳」形(《陶圖》

二·五三八·一)。北大本《老子》「脆」字，郭店簡本作「霽」，河上公本等傳世本均作「脆」。⁵⁶古璽的「角(脆)」字與《說文》「脆」以及後世「脆」字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41 龔(恭)

該字又見於《璽彙》三三九〇，從龍省從基，吳振武先生認為是「龔」字繁文，「」為「龍」之省(《校訂》三五頁)。何琳儀先生讀為「恭」(《戰典》四二八頁)。《璽彙》五一四七「」、五一五〇「」均從共從土，即「共」字繁文，讀為「恭」(《戰典》四一七頁)。《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恭」字古文作「」(《研究》二七二頁)，可見璽文「龔」確應讀為「恭」。

45 倉(鄰·齊)康

該印首字印影不清，經仔細觀察實物，字形與《璽彙》一六〇一「」字近似，又見於一六〇二一六一〇，《璽彙》均隸定為「鄰」，吳振武先生認為即典籍和漢印中習見的齊氏之齊的異體(《校訂》八〇頁)，可從。第二字「康」寫法近同與《璽彙》八八七號「肖(趙)康」的「」字。

46 甸(陶)冬(終)咄(古)

首字又見於《璽彙》二七三二一—二七三四，作「」形，字形與《汗簡》所收「陶」字古文「」近似(《研究》二七頁)。何琳儀先生云「讀陶，姓氏。陶唐氏之後。見《姓苑》」(《戰典》二四六頁)，今從之。

第三字，《璽徵》隸定為「咄」(卷十二)，《古璽文編》隸

為「咄」(三〇一頁)，吳振武先生隸為「咄」(《校訂》一四四頁)，璽文中讀為「古」。《璽彙》一三三二「臧冬古」，何琳儀先生云「古璽「冬古」，讀「終古」，人名」(《戰典》二七〇頁)。《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有人名「轅終古」、「劉終古」等，可見「終古」為戰國秦漢時期常見人名。劉釗先生指出，「終古」乃夏太史令之名，後世「以「終古」為名者乃仰慕夏太史令終古之人品而取古人名以命名。」(《叢稿》三七六頁)

48 喬讓

第二字「」右旁見於《璽彙》四一三一「」、三八七一「」、三〇五五「」、「」(《璽彙》三九〇八)、「」(《璽彙》二二二六)等，均為燕璽。從糸旁字，《璽彙》舊釋「繇」，吳振武先生改釋為「讓」(《校訂》一四七頁)，《戰典》(六九二頁)、《戰國文字編》(八四九頁)、《燕文字編》(一九三頁)均從之。那麼，該璽文第二字從言，應釋為「讓」字，《戰典》、《戰國文字編》、《燕文字編》均未收錄這類寫法的「讓」字。

49 喬離

第二字，《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五六頁)。該字又見於《璽彙》一五〇八「」、三一八八「」、三九五二「」，均釋「離」字。該璽第二字亦是這種寫法的「離」字。

53 長(張)𠂔

第二字，施謝捷先生隸定為「勑」(《彙考》二八三頁)，未見考釋。通過仔細觀察印面和照片放大處理，我們把該字摹寫為「𠂔」，右旁明顯從「又」而不從「力」。《璽彙》二七七六有「𠂔」字，左旁「果」從禾，與該印文第二字左旁相同。「𠂔」字，黃德寬先生云「從力，果聲。果旁從禾。或疑𠂔之異文」(《疏證》二二五二頁)。戰國文字從又與從支多有混同，例多不煩舉(參見《通論》二八二頁)，所以印文「𠂔」即「𠂔」字，《說文》「𠂔，研治也。從支，果聲。舜女弟名𠂔首。」黃德寬先生《疏證》所云「𠂔」疑「𠂔」之異文是可信的。

54 長(張)此

第二字「𠂔」又見於《璽彙》一六七〇「易𠂔」，亦用作人名，陳漢平先生釋「世」(《屠龍》二八二頁)。何琳儀先生隸定為「𠂔」，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戰典》一五三〇頁)。施謝捷先生僅隸定為「𠂔」(《彙考》二六一頁)。徐在國先生在《談齊陶文中的「陳賀」》一文中釋「加」(以下簡稱徐文)。⁵⁷

这类「𠂔」形的字應是「此」字。⁵⁸燕、三晉等北方諸系古璽文字中，「止」與「心」作偏旁時，寫法往往混同。例如：《璽彙》三一四六「𠂔」(迪)的「止」旁與三四四七「𠂔」(慮)的「心」旁；《璽彙》四九四四「𠂔」(慎)與四三



一六「𠂔」(慎)行「𠂔」的「心」旁、三〇三〇「𠂔」字「心」旁、二三四〇「慶圖」字「心」旁等均與「𠂔」字「𠂔」(《璽彙》四四二五)、「𠂔」(《璽彙》四四二六)所從「止」旁的寫法接近。漢代碑刻文字中，「𠂔」又作「𠂔」，這亦是受偏旁「心」與「止」寫法混同影響所致。

戰國璽印文字中常有共用筆畫的現象，例如「忌」字「己」旁與「心」旁共用橫畫作「𠂔」形，其例甚多⁵⁹，何琳儀先生稱這類共用筆畫現象為「借用筆畫」，他舉出「司」作「𠂔」、「匠」作「𠂔」等例子(《通論》二五九—二六〇頁)。上述與「心」寫法近似的止旁與匕旁共用一個橫畫，就成了作「𠂔」形的「此」字。「此」字在齊系金文《簪叔之仲子平鐘》(《集成》一七七)中作「𠂔」形，黃德寬先生說「東周文字「此」所從止或訛作𠂔，或作𠂔，與𠂔共用筆畫。」(《疏證》二〇六八—二〇六九頁)上引燕璽中這種寫法的「此」字部首「匕」與「止」共用一個橫畫，而且「匕」旁的共用橫畫下部多加一個小點。

燕璽中還有一個從貝從該字的字，一般作「𠂔」形，見《璽彙》二七二四、二七九二、三四四〇、三八一六等，陳光田先生疑釋「𠂔」(《分域》一〇六、一一二、一二二頁)。燕系金文的「𠂔」(《集成》一一二八六号)與「𠂔」(《集成》一一五四一)，張亞初先生《引得》釋「𠂔」⁶⁰，《集成》與吳鎮烽先生《銘圖》均從之⁶¹。齊系陶文中多見「𠂔」字，例

如《陶圖》二·二〇三、二·二〇四、二·二〇五，戰國文字中作為偏旁的「弋」與「戈」多有形近訛混，齊系陶文的「𠄎」字無疑與燕系陶文的「𠄎」、燕系璽印文字的「𠄎」、燕系金文的「𠄎」、「𠄎」字是同一字，均為「賞」字。

三晉古璽中還有一個從疒的「𠄎」字，《璽彙》一〇三六「肖（趙）𠄎」，根據我們的上述考釋，「𠄎」無疑是「疒」字。「疒」，《說文》訓「病也」，以「疒」為名者亦多見於戰國秦漢，古璽中以「疒」為名者又見《璽彙》五六五四「侯疒」、《珍秦齋》「事（史）疒」。《戰國策·趙策》有人名「李疒」、「郤疒」，名疒者亦多見於漢印。

此外，齊陶文中尚有「𠄎」字，「陳𠄎」見於《陶圖》二·一八·一。該字從邑，此聲，是《玉篇》訓為「谷口」的「邨」字。《玉篇》又有「鄴」字，訓「谷名」。《集韻》云「邨，谷名，在西海，亦縣名。或作鄴」。可見，「邨」與「鄴」互為異體。那麼，「邨」字結構是「從邑，賞省聲」，而「鄴」字則聲符不省形。附帶說一下，《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有地名「邨」，整理者讀為「訾」，地在今河南鞏縣（一一二頁）。

57 樽（郭）萃

首字從木，從章省聲，朱德熙先生云「應釋為樽，讀作郭。」⁶²今從之。



60 肖（趙）瘰（疒）

第二字作「瘰」形，施謝捷先生隸定為「瘰」，括



讀為「疒」（《彙考》二〇八頁）。暫從之。古璽又有「疒」字（《璽彙》二六七〇，吳振武先生據《陽狐戈》之狐作「疒」釋為「疒」（《校訂》一〇四頁）。「瘰」或即「疒」繁文，《玉篇》云「疒，瘡也」。

62 肖（趙）瘰（仁）

第二字印影不太清晰，施謝捷先生隸定為「瘰」，括讀為「仁」（《彙考》二〇八頁）。「瘰」字在楚簡中多讀作「仁」（《通假彙纂》八五四—八五六頁），施先生說可從。



63 肖（趙）臙（臙一羞）

第二字作「臙」形，羅福頤先生《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三三頁），施謝捷先生隸定為「臙」，無考釋（《彙考》二〇八頁）。該字與《璽彙》二二五八「臙」、三五六八「臙」、包山簡「臙」字（《楚系簡帛文字編》四一五頁）、《璽彙》一〇二〇「臙」字、《陶彙》三·一三二七「臙」字應為同一字，這些字均用作人名。「臙」、「臙」、「臙」字，何琳儀先生釋「臙」，認為是「臙」字繁文（《戰典》六七三頁）。「臙」與「臙」一般釋「臙」字（《疏證》六六八頁）。我們認為，該印文「臙」應釋「臙」，或是「臙羞」的「羞」字繁文，《玉篇》「臙，或作羞字」。



64 恧（質一慎）上

印影首字下部偏旁「心」殘損，觀察印面可知是「恧」字。該字舊釋「恧」，楚簡大量出土後，學者們才知道此



字從心，所省聲，讀為「慎」。⁶³ 湖南省博物館亦收藏一顆「恧（質+慎）上」古璽，⁶⁴「慎上」即言「慎於事上」。

66 礚（岑）罰

首字從石，金聲，又見於《璽彙》二三一九—二三二一，作「」。《璽彙》釋「陰」，丁佛言先生釋「崙」（《補補》四三頁），吳振武先生從之（《校訂》一六三—一六四頁）。《集韻·侵韻》中「礚」、「崙」、「岑」互為異體。何琳儀先生云「崙之異文」。《集韻》崙或從石。燕璽礚，讀岑，姓氏，周文王異母弟耀之子岑子之後。見《通志·氏族略》（《戰典》一三九五頁），今從之。

第二字印影筆畫不清，觀察實物和照片知是從刀咎聲的「」，又見於《璽彙》五六二、二八二六、五六八六，均用作人名（參見《戰典》四七七—四七八頁）。

67 憲猶

印影不清，經仔細觀察實物以及照片放大處理，首字應隸定為「憲」字。該字又見於《璽彙》三〇六〇，作「」形，丁佛言先生隸定為「憲」（《補補》六九頁），何琳儀先生云「從宀，恙聲。疑恙之繁文」（《戰典》六七四頁），在三晉璽中用為姓氏。第二字從彡從酋，為「猶」字。

68 事（史）忤（忻）

第二字寫法與山東出土「肖（趙）忤（忻）」的「忤」字（《彙考》二三五頁）以及《璽彙》四〇六六的「忤」字近同。



69 郟（徐）突

印文首字右旁上半有損，仔細觀察印面尚留有筆畫痕跡，應是「郟」字，即《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徐」字古文（《研究》七五頁）。作姓氏時讀為「徐」，多見於古璽（見《璽彙》一九四〇—一九五七）。

第二字從犬，羅福頤先生《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二七頁），裘錫圭先生釋為「突」字⁶⁵，今從之。犬旁為燕文字特有的寫法，例如《璽彙》二五二三「」（獶）字偏旁。先秦名「突」者私璽多見（《璽類》二五四頁）。

72 郢弃（棄）△（私）垓（璽）

首字作「」形，隸作「郢」，又見於《璽彙》二二二六，作「」形，亦用作姓氏。「郢」左側字印影不清，羅福頤先生（《璽徵》卷三）以及小林斗盒先生均釋「戒」字（《璽類》二一〇頁），我們仔細觀察印面，發現該字實際上從女從升，摹寫作「」，無疑是《說文》所載「棄」字的古文「弃」。該字又見於《璽彙》一四八五，作「」形，而下部「升」之間加「二」的「」字形見於《戎亥軒藏三晉古璽》〇八九⁶⁶。該璽字序與一般不同，應作的字序讀。史書亦見名弃者，例如《史記·周本紀》云周之始祖后稷名弃。

74 採（采）覓

首字又見於《璽彙》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均用作姓氏，吳振武先生云「應即典籍和漢印中習見的采氏之采的異



體」(《校訂》三八頁)，此說可信。《集韻》「塚，臣食邑謂之塚。或省。」可證。采氏為黃帝子夷鼓之後(《戰典》九七頁)。

第二字「見」從自從几，羅福頤先生《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三六頁)。從漢字構造通例分析，該字應是從「百」「几」聲的形聲字。據《說文》，「首」為「百」之古文。戰國文字中，從几聲的字多讀作從其(丌)聲的字，楚簡中「百」與「昇」多讀為「期」⁶⁷，《夢庵藏印》初M三〇九「敬其上」的「其」字作「几」。我們認為「見」應讀為「類」，或者說是「類」字的異體。《說文》「類，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類頭。」字又作「俱」，《荀子·非相篇》云「仲尼面如蒙俱。」

75 獻(鮮)邗(于)𠄎(鞭)

前兩字又見於《璽彙》四〇二二，吳振武先生釋複姓「獻(鮮)于」。⁶⁸古璽中複姓「獻邗」又作「鮮于」，見《璽彙》四〇一五、四〇二一。文獻中一般作「鮮虞」，為春秋時期白狄人所建國名，其後人以國為氏。第三字作「𠄎」，為手持鞭形，羅福頤先生釋「鞭」字(《璽徵》卷三)，即《說文》所收「鞭」字古文，又見於《璽彙》三九九。

77 文是(文適)𠄎

首字「文」下有表示複姓的「=」符號，複姓「文是」又見於《璽彙》二八九〇、二八九四等。如上文「馬帝=(馬適)嫡」南」所考，「馬是」與「馬帝」讀作「馬適(嫡)」



一樣，「文是」應讀作「文適(嫡)」，文氏之嫡子別其族曰「文是(適)嫡」。第三字作「𠄎」形，舊釋「鵬」，裘錫圭先生據楚文字「央」旁寫法改釋「𠄎」⁶⁹，可從。偏旁「鳥」的近似寫法又見於溫縣盟書的「焉」字偏旁，作「𠄎」、「𠄎」形(《三晉文字編》五三九、五四〇頁)。「𠄎」字又見於《璽彙》五三三「王𠄎」，作「𠄎」形。

273 禹(宇)

又見於《璽彙》五四三八、五四四一、《集粹》三〇四，《璽彙》、《集粹》均無釋。施謝捷先生釋「禹」。⁷⁰徐暢先生亦釋「禹」，讀為「𠄎」。⁷¹《璽彙》五一、二五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有從「禹」從「𠄎」，⁷²我們認為該字應隸定為「禹」，即「宇」字古文。《古文四聲韻》收錄「宇」字古文作「夙」或「夙」形，與該璽字形相近。作為聲符的「于」與「禹」上古音均屬匣母魚部，李春桃先生云「宇」字古文「從禹作屬聲符換用」(《研究》九八頁)，此說可信。「禹」字又見於西周金文《瘳鐘》(《集成》二五六)、《大克鼎》(《集成》二八三六)等，均讀為「宇」。漢代碑刻中亦有一些用作「宇」的「禹」字(參見《字形表》四九九頁)。

282 向善明昌

該璽文字與《璽彙》四八八〇極為近似。第二字作「𠄎」形，《璽彙》無釋。《璽彙》五三三三「𠄎」字亦無釋，吳振武先生釋「𠄎(苟)」，讀如「敬」，認為左右兩側小點應



是飾筆（《校訂》二四五頁）。施謝捷先生指出吳先生所據「恙」字形筆畫有殘缺，筆畫無損者作「恙」（《赫連泉館古印續存》），應釋「善」（《彙考》一五一—一六頁）。該璽文字施謝捷先生釋「向善明昌」（《彙考》一六頁），可從。

285 詹

《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四七頁）。該字



又見於《璽彙》五四五—五四五七，《璽彙》無釋，徐在國先生釋「詹」。⁷³古文字中，「詹」字見於《十三年少府矛》（《集成》一一五五〇），作「詹」形，作為偏旁見於「樽（擔）」、「務」等字。⁷⁴戰國燕系文字中偏旁「口」常訛變作「山」⁷⁵，例如《璽彙》五三〇八「各」字作「各」形，今暫從徐氏說。

287 恙

該璽又為《璽類》所著錄，釋「善」（七九頁）。菅



原石盧氏《集粹》三〇二號古璽印影作「恙」，釋「善」，又收錄於《三晉文字編》（一五五四頁，但誤作《集粹》八八八號），釋「恙」。《集粹》三〇二號字印影不清，我們參照印面照片摹作「恙」，與該璽「恙」字形相同，下部偏旁中央加一小點作飾筆。字形下部「心」應是「心」旁，《十四年陳侯午敦》（《集成》四六四六）「忘」字作「忘」形，下部心旁中央亦有一小點，所以「恙」字釋「恙」為是。鑒於三晉文字中未見「心」旁中央加飾筆的寫法，這種寫法的「恙」字應看作是齊系文字。

292 千萬（万—萬）

第二字作「万」形，初M二八四作「万」形，林義光氏曾據金文「万」字偏旁釋該字為「万」字古體，並認為「万」雙聲旁轉可讀為「萬」。⁷⁶裘錫圭先生支持林說，并云「以「万」為千萬之「萬」，早在戰國文字裏就以如此。千萬之「萬」是微母元部字，万（万）為明母元部字。古代微母讀如明母，二字古音極近，所以可以借「万」為「萬」」。⁷⁷今從之。

294 禾

該璽文字與出土於湖北省荊門羅坡崗



七號戰國楚墓的「禾」字古璽近似，只是書寫方向相反，兩者均有雙層框線，而鈕部稍有不同，羅坡崗楚墓古璽為單層壇鈕（見右下圖）⁷⁸，該璽為多層壇鈕。該璽或為楚璽。同文雙框線古璽又見於《璽彙》五一—三一五—一七，《集粹》二七八—二七九，「禾」字單層框線者見《璽彙》五一—一八—五—一九。

295 宜士和眾

印影不清。首字，我們根據清晰照片摹寫作



「宜」，顯是「宜」字。相同璽文「宜士和眾」又見於《璽彙》四八七八以及《集粹》三六五，四字寫法均與該璽較為近似。「宜」字寫法與出土於山西省的三晉系《宜安戈》（《集成》一三三二九）的寫法「宜」近同。「宜民和眾」璽又見於《集粹》三五四—三五五。

羅福頤先生《璽徵》作為未識字列入附錄（附錄五



四頁），同樣璽文又見於《璽彙》五二二一—五二二四、《集粹》三四七，均無釋。裘錫圭先生釋「必正」⁷⁹，可從。《三晉文字編》作為「必正」合文收錄（二〇四八頁）。

再 M 124 日敬毋治（怠）



同文古璽又見於《璽彙》四八八四—四八八八、《集粹》三五二—三五三及三六九、《璽彙》、《集粹》釋「日敬毋治」。王人聰先生讀「治」為「怠」，⁸⁰「治」字在秦漢出土文獻中一般讀如「怠」或「答」（《通假彙纂》一三一—一四頁），王氏說可從。

四 結語

本文以《夢庵藏印》所收先秦古璽為研究對象，整理篇首次全面公佈相關古璽的印影、印面與印紐的照片、詳細尺寸與重量，整理印譜初印本、再印本以及巖手縣立博物館基本資料卡片的異同。印面的清晰照片有助於印影不清古璽的文字釋讀，印紐的形制有助於斷代以及國別的判定，印譜初印本、再印本以及博物館編號的不同可以了解太田孝太郎藏印的沿革以及現存狀況。從整理表著錄目看，這批古璽中尚有近六〇顆未

被其他材料著錄過，有九〇餘顆未被中國各類書籍著錄過，換句話說，這些古璽尚未被研究者所認識。

《夢庵藏印》初印本於一九二〇年發行之後，太田氏曾聽取河井荃廬氏的意見，除去當時認為是贗品的璽印於一九二六年發行印譜再印本。⁸¹通過整理表可知，初印本中有一顆古璽不見於再印本（初 M 一、初 M 五、初 M 七、初 M 八、初 M 一二、初 M 一三、初 M 一八、初 M 二一、初 M 二八八、初 M 二八九、初 M 二九五），再印本有四顆古璽不見於初印本（再 M 七、再 M 七九、再 M 一一五、再 M 一二四），巖手縣立博物館現藏古璽中不見收錄於初印本的六顆古璽（初 M 一、初 M 五、初 M 七、初 M 一八、初 M 二一、初 M 二二六），而增加了再印本所收不見於初印本的四顆古璽。本文綜合上述三種版本，共收錄一四三顆古璽。

研究篇結合近年來戰國文字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調查所得詳盡資料對部分古璽進行了研究和考釋，所得新認識如以上所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下諸璽文字的考釋是我們在本研究中所取得的新成果。

楚璽「戠（職）牟之鈔（璽）」的「牟」字應讀「判」，即見於《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的媒氏之官璽。

「陽（唐）适（适）」的第二字摹寫作「𠄎」，從是從𠄎，「𠄎」應是「昏」字，古文字作「𠄎」形。「𠄎」字應釋為「适」，「适」字隸變為「适」。

「馬帝」=（馬適）南，複姓「馬帝（適）」應讀作「馬嫡」，意為馬氏之嫡子。複姓「馬是」亦應讀作「馬適（嫡）」。該璽第三字摹寫為「𠂔」，即三晉文字中的「南」字。同時認為「文是=鶯」的複姓「文是」應讀作「文適（嫡）」。

「簠亥」的首字摹寫作「𠂔」，即常見於金文的「簠」字。商周金文中的「簠」字，多用做國名或地名，郭沫若先生云「如樂讀若薄」。古璽中用作姓氏的「簠」字首見。

「孫鳥（鳥）」的第二字摹寫作「𠂔」，與《璽彙》二六〇的「𠂔」字近似，只是下部偏旁的寫法左右相反，應是「鳥（鳥）」字。

「𠂔」的首字隸定為「異」，用作姓氏應讀為「管」，三晉系古璽中用作姓氏的「𠂔」字與「𠂔」字亦應讀為「管」。

「王𠂔」的第二字應隸定作「角」，應釋為「脆」字。學者一般認為「脆」字出現較晚，是《說文》「脆」字的訛寫俗體。

古璽的「角（脆）」字與《說文》「脆」以及後世「脆」字三者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長（張）𠂔」的第二字釋「此」字，燕璽的「𠂔」字、燕金文的「𠂔」以及齊系陶文的「𠂔」字均是「費」字。三晉系古璽的「𠂔」應是「疵」字。齊陶文的「𠂔」是「邳」字。

「郢弃（棄）△（私）𠂔（璽）」的第二字摹作「𠂔」，無

疑是《說文》所載「棄」字的古文「弃」。

「採（采）見」的「見」字應分析為從百几聲，讀為「顛」，或者說是「顛」字的異體。

「喬讓」的「讓」字作「𠂔」形，右旁又見於「𠂔」（《璽彙》四一三二）、「𠂔」（《璽彙》三八七一）、「𠂔」（《璽彙》三〇五五）等「讓」字偏旁，則「𠂔」為「讓」字無疑。《戰國》、《戰國文字編》、《燕文字編》均未收錄這類寫法的「讓」字。

引書簡稱

古匄：太田孝太郎編《古匄印拓本二十九種（太田夢庵翁舊藏本）》，發行年不詳，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本。

魏石：周進編《魏石經室古璽印景》，上海書店出版，一九八九年（初刊一九二七年）。

璽徵：羅福頤撰《古璽文字徵》，民國庚午（一九三〇）石印本。

定全：名著普及會編《定本書道全集·印譜篇》，河出書房新社，一九五六年。

講座：西川寧編《書道講座 第六卷 篆刻》，二玄社，一九七三年。

璽彙：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文編：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字形表：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補補：丁佛言輯《說文古籀補補》，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初刊一九三〇年）。

印典：康殷、任兆鳳主編《印典》，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屠龍：陳漢平著《絕續屠龍》，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古印：巖手縣立博物館《太田孝太郎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印》，一九九〇年七月一〇日。

璽林：林樹臣《璽印集林》，上海書店出版，一九九一年。

印粹：魏廣君編《古印精粹》，河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璽類：小林斗盒編《中國璽印類編》，二玄社，一九九六年。

集粹：鑒藏編輯 鳴雄綠齋 菅原石廬《中國璽印集粹》，二玄社，一九九七年。

戰典：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

局，一九九八年。

叢稿：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一）》，氏著《古文字考釋叢稿》，嶽麓書社，二〇〇五年（初見於《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彙考：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二〇〇六年。

陶圖：王恩田《陶文圖錄》，齊魯書社，二〇〇六年。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

疏證：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

分域：陳光田著《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嶽麓書社，二〇〇九年。

新證：季旭昇著《說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探研：田燁著《古璽探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校訂：吳振武著《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一九八四年），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印風：徐暢主編《先秦印風》，重慶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夢選：富山縣篆刻研究會刻心社編《太田夢庵藏印選》，平成二十四（二〇一二年）年十月。

研究：李春桃著《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二〇一六年。

鹽通：曹錦炎著《古璽通論（修訂本）》，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通論：何琳儀著《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通假彙纂：白於藍編著《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1 太田夢庵氏所發行印譜除《夢庵藏印》初印本、再印本之外，尚有《楓園集古印譜》（鈐印本，一九二九年）、《楓園集古印譜續集》（鈐印本，一九三二年）、《好晴樓藏玉印》（鈐印本，一九四九年）等。

2 太田夢庵氏在《古銅印譜舉隅》（卷九第十九頁，昭和九年）中云『《夢庵藏印》不分卷，大正九年鈐印本，家藏印，古鉢一百三十七、官印八十三、私印二百十九，共八本。大正十五年十月再加詳審，鈐成十部，古鉢一百二十六、官印七十四、私印二百十八，並每葉一印。』據我們查證，國會圖書館藏初印本收錄四三九顆古印，

廠手縣立博物館藏再印本收錄四三三八顆古印，其中再印本所收數量與太田氏的統計數字不符。

3 羅福頤撰《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4 廠手縣立博物館藏品登記資料顯示，該館現藏《夢庵藏印》所收古印四三九顆（但與初印本、再印本所收均有不同）、《楓園集古印譜》

所收古印五七八顆、《楓園集古印譜續集》所收古印七七顆，共計一〇九四顆。

5 羅福頤撰《古璽文字徵》，民國庚午（一九三〇）石印本。但該書對《夢庵藏印》以及《楓園集古印譜》所收古璽多有混淆。

6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遽駟考》，《朱德熙文集（第五卷）》第四八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初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7 名著普及會編《定本書道全集·印譜篇》，河出書房新社，一九五六年。

8 廠手縣立博物館《太田孝太郎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印》，一九九〇年七月一〇日。

9 小林斗盒編《中國璽印類編》，二玄社，一九九六年。

10 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黃德寬教授，二〇〇六年五月。玉澤曾於二〇〇〇年一月七日應邀為施謝捷先生提供部分《夢庵藏印》資料複印件。

11 富山縣篆刻研究會刻心社編《太田夢庵藏印選》，平成二十四（二〇一二年）十月。

12 所用測量工具為「デジタルノギス カーボンファイバー製一〇〇mm，品番一九九七八，中國製，輸入発売元シンワ測定株式会社」，測重工具是「島津電子天びん，ELB三〇〇〇，島津製作所」。

13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

- 14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 15 何琳儀著《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 15 何琳儀著《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 16 陳光田著《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嶽麓書社，二〇〇九年。
- 17 孫剛編撰《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18 王愛民《燕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馮勝君教授，二〇一〇年五月。
- 19 湯志彪編著《三晉文字編》，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20 田煒《古璽探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21 研究篇古璽前均冠以整理篇《夢庵藏印》初印本「初M」之後的序號，以求統一以及易於檢索。
- 22 吳振武《談齊「左掌客亭」陶璽從構形上解釋戰國文字中舊釋為「毫」的字應是「亭」字》，《社會科學戰線》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 23 強開運《說文古籀三補》卷三第六頁，武漢古籍書店印行（影印版），一九八五年。
- 24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六日孫慰祖先生來廈手縣立博物館考察太田氏舊藏璽印，承蒙面告。上博藏品印影照片為上海博物館考古部王建文先生提供。在此一併謹致感謝。
- 25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第四七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初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二期）。
- 26 裘錫圭《「諸侯之旅」等印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二九二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初見《文物研究》第六輯，一九九〇年）。
- 27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三三二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初見《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 28 石志廉《館藏戰國七璽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 29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遽駟考》，《朱德熙文集（第五卷）》第四八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初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 30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第五四頁，四川辭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 31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二〇九—二一一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初見《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 32 湯志彪編著《三晉文字編》第八六〇頁，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33 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徵》卷二第一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 34 鄭樵撰《通志》第四七九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 35 陳直著《漢書新證》第四八六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 36 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第四六四—四六五頁，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

- 37 劉樂賢《古璽文字考釋(十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二八七—二八九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 38 劉釗《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筆、借字》,《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四〇二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 39 李家浩《十一年皋落戈銘文釋文商榷》,《考古》一九九三年第八期。
- 40 李建生《倂、霸國家性質辯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85)。
- 41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釋文第一〇四頁、圖版第六三四頁,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 42 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季木藏陶》第二四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 43 廣瀨薰雄先生向我們指出該字「似是金文中比較多見的這個字」(《金文編》六八二頁)(二〇一七年一月二七日電子郵件);劉釗先生也向我們指出該字「應該是從「毘」的一個字」(二〇一七年一月三〇日電子郵件)。
- 44 容庚編著《金文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 45 郭沫若《金文叢考》第三九一—三九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
- 46 黃錫全著《汗簡注釋》第三九一頁,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4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四)》第二二〇頁、一六一頁,中西書局,二〇一三年。
- 48 孫慰祖主編《古封泥集成》第四頁,上海書店,一九九四年。
- 49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五二五頁,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50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朱德熙文集》第五卷第四六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初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 5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二三五頁,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 5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一四六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53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第一七四頁,中西書局,二〇一六年。
- 54 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一七輯第二八〇—二八一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 55 徐在國《古璽文字八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週年紀念文集》第一一七頁,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56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一八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 57 徐在國《談齊陶文中的「陳賀」》,《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一三年第一期。
- 58 國學數典網友(C.S.S.)先生曾向我們提示該字或許是「此」字(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我們認為該說可從,在此謹致感謝。
- 59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文編》第二六三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60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七二三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 61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三二卷第一五三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簡稱《銘圖》。
- 62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釋椁》，《古文字研究》第八輯第二〇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 63 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三九一五三頁，線裝書局，二〇〇七年（初見《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冊，廣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64 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第一〇，上海書店，一九九一年。
- 65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冊第二七六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初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 66 張小東主編《戎壹軒藏三晉古璽》第一八六一八七頁，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 67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四六三頁。
- 68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第八三—八四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 69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二一二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初見《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 70 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定》，《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六五一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71 徐暢著《先秦璽印圖說》第三四三—三四四頁，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 72 轉引自上揭徐暢著《先秦璽印圖說》三四四頁。
- 73 徐在國《戰國成語璽考釋四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一四九頁，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74 參見季旭昇著《說文新證》第八〇—八一頁，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75 黃德寬等著《古文字發展論》第三九四—三九五頁，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
- 76 林義光著《文源》第一七一頁，中西書局，二〇一二年（初版一九二〇年石印本）。
- 77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韶」附：釋「万」》，《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五〇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初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二輯）。
- 7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編著《荊門羅城崗與子陵崗》第五五—五六頁，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 79 裘錫圭《釋「秘」》，《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五五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初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 80 王人聰《戰國古語、箴言璽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七年

第四期。

關於《夢庵藏印》再印本的發行經過，玉澤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九日拜訪故小原蝸城氏（一九〇六—二〇〇六，篆刻家）時，承小原氏面告：河井荃廬氏在初印本發行後向太田夢庵氏指出其藏品中有贗品，再印本是剔除河井氏所云贗品之後的鈐印本，太田氏後來知道所謂贗品不偽，所以那些所謂贗品並未散佚。小原氏之父與太田夢庵氏有深交，小原氏本人於一九六五（昭和四〇）年小學校長退休後，在太田夢庵氏去世前兩年時間里與其頻繁交往，幫助太田氏整理材料並得到太田氏的指導（以上據玉澤筆記）。松丸東魚先生曾指出「夢庵、湖城兩氏不惜重金蒐集古銅印實物，與此不同，未有跡象顯示翁（筆者注：河井荃廬）對該項研究傾注多大的努力。」（見《東魚撫古印存》裸想》，《東魚文集》第二五八頁，白紅社，一九七七年），上述事件可以當作松丸氏這段話的一個註腳。

附錄：太田孝太郎先生略年譜

本年譜據以下三種資料整理而成，1《孝太郎自筆年譜》（二〇一七年太田稔氏提供）、2《履歷書》（山田勲、中野誠之助氏所作）、3《功績調書》（山田勲、中野誠之助、小林斗盞氏所作）。這三種資料均未正式公佈，資料1為一九六六年太田孝太郎氏自書，資料2、3是經太田孝太郎氏親自過目的授勛材料。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太田孝太郎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古印》（一九九〇年七月）、《巖手史學研究》五一號（一九六八年六月）所載年譜以及《漢魏六朝官印考譜錄》所載著作目錄多有訛誤，使用時需多加注意。

凡例

○為家庭情況，□為經濟實業界的活動與業績，◆為金石学、古印学活動，●為書畫篆刻活動，▲為鄉土史學、民俗學活動，※為參考事項。

西元	年號	干支	年齡	主要活動與業績
1881	明治14	辛巳	1	○7月15日生，長子。父親為原盛岡藩士太田小二郎，母親為テウ。
1887	明治20	丁亥	7	○盛岡鍛冶町小學入學。
1890	明治23	庚寅	10	○3月，盛岡高等小學入學。
1894	明治27	甲午	14	○盛岡高等小學畢業。
1895	明治28	乙未	15	○盛岡中學入學。
1897	明治30	丁酉	17	○3月，赴東京，私立日本中學（校長杉浦重剛）入學。
1901	明治34	辛丑	21	○3月，私立日本中學畢業。
1902	明治35	壬寅	22	○9月，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第二期入學。
1903	明治36	癸卯	23	○7月，升入早稻田大學大學部，主修政治經濟學。 ●此時（23、4歲）師從五世濱村藏六學習篆刻。
1904	明治37	甲辰	24	○明治37、8年前後、師從日暮里兩忘庵主（臨濟宗釋宗活禪師）學習參禪，得號“夢庵”。按照佛家習慣，“夢庵”以吳音讀“ムアン”。字子敬，別號無間、槐安。齋號楓園、槐室等。 ※日俄戰爭爆發。
1906	明治39	丙午	26	○7月，早稻田大學大學部政治經濟學系畢業。 ○7月22日，與坂本サタ（明治19年生）結婚。 □10月，就職於橫濱正金銀行，在橫濱本店工作。
1908	明治41	戊申	28	□11月，轉職神戶支店（繼續師從五世濱村藏六）。
1909	明治42	己酉	29	※11月25日五世濱村藏六去世。
1910	明治43	庚戌	30	◆7月，與石井雙石、梨岡素岳共同創辦長思印會。
1911	明治44	辛亥	31	○其父任巖手縣農工銀行董事。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 ※12月羅振玉、王國維亡命京都。
1913	大正2	癸丑	33	□6月，赴橫濱正金銀行滿洲安東縣（今遼寧省丹東市）辦事處工作（據資料1《孝太郎自筆年譜》。自此始，共在中國旅居7年）。
1914	大正3	甲寅	34	●5月，牧雲子太瀨為《續印人傳姓氏印譜殘稿》作序文。 ●此年以後停止刻印（據《盛岡市史》11分冊文教編202頁的記述）。
1915	大正4	乙卯	35	□7月，轉職橫濱正金銀行天津支店（次席）。 ◆約於該年結識方若，“師從方若學習六年”（據《新巖手日報》1948年10月8日《清談&聽く》報道）。
1917	大正6	丁巳	37	◆發行《漢印雜考》（長思印會刊）。 ◆約於該年年末或第二年初結識羅振玉，“師事羅振玉一年半”（據《新巖手日報》1948年10月8日《清談&聽く》報道）。
1919	大正8	己未	39	※春，羅振玉回國。
1920	大正9	庚申	40	□至7月止在天津支店工作。8月，轉職橫濱正金銀行總行總務部。同月退職。 □10月15日，任盛岡銀行總經理。 ◆發行《夢庵藏印》8卷（初印本）。

西元	年號	干支	年齡	主要活動與業績
1921	大正10	辛酉	41	□1月24日，任盛岡銀行常務董事。 □7月，任陸奧水力電氣株式會社董事、九戶電氣株式會社監察人。 □7月29日，任盛岡倉庫株式會社總經理。
1922	大正11	壬戌	42	□3月，任九戶電氣株式會社監察人。 ◆9月10日，發行《夢庵藏陶》。
1923	大正12	癸亥	43	※9月12日，關東大地震。
1924	大正13	甲子	44	□5月，任巖手日報社董事。
1925	大正14	乙丑	45	□任巖手縣農工銀行監察人、盛岡電氣株式會社監察人、盛岡信託株式會社董事、盛岡儲蓄銀行董事、巖手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監察人、巖手縣教育會評議員、日本紅十字會巖手支部評議員。
1926	大正15 昭和1	丙寅	46	□2月，任巖手日報社總經理（至昭和8年）。 ◆冬，方若訪問日本（《附崇信府印》印盒刻“戊辰冬，游江戸，晤夢庵先生，出此印相與共賞，因記。若”）。 ◆11月，發行《夢庵藏壙》（共30部）。 ◆發行《夢庵藏印》8卷（再印本、共10部）。
1927	昭和2	丁卯	47	▲昭和2~5年，執筆發行《南部叢書》。 ※周進發行《魏石經室古璽印景》，所收部分印影亦見於《夢庵藏印》。
1928	昭和3	戊辰	48	◆冬，方若訪問日本（《附崇信府印》印盒刻“戊辰冬，游江戸，晤夢庵先生，出此印相與共賞，因記。若”）。 ※秋，羅振玉在旅順構建新居。
1929	昭和4	己巳	49	◆發行《楓園集古印譜》10卷，序文為方若所作。
1931	昭和6	辛未	51	※11月，發生銀行危機，事態混亂。
1932	昭和7	壬申	52	□11月9日，為重建盛岡銀行，當選為董事長。 □12月9日判決結果“強行收押，緩期執行”（據資料1）。 ◆發行《楓園集古印譜續集》2卷。
1933	昭和8	癸酉	53	□2月27日，辭去盛岡銀行董事長職務。 □4月，辭去盛岡倉庫株式會社總經理職務，辭去巖手日報總經理職務。自此退出實業界。
1934	昭和9	甲戌	54	◆8月，發行《古銅印譜舉隅》10卷4冊。
1940	昭和15	庚辰	60	※5月13日，羅振玉去世（75歲）。
1941	昭和16	辛巳	61	▲9月10日，任盛岡市史編纂顧問，之後活動以編輯執筆為中心。
1942	昭和17	壬午	62	▲為回收金屬，受委託調查縣內各地寺院的梵鐘。
1943	昭和18	癸未	63	◆組織全國篆刻會，任評議員。
1944	昭和19	甲申	64	▲任盛岡市史編纂委員。
1945	昭和20	乙酉	65	▲為上之橋、下之橋擬寶珠的全國重要美術品指定做貢獻。
1948	昭和23	戊子	68	▲任巖手縣重要美術品、史跡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委員。
1949	昭和24	己丑	69	◆7月，發行《好晴樓藏玉印》。 ◆10月，發行《夢庵金石小品》。
1950	昭和25	庚寅	70	◆在巖手縣議會圖書室史料部從事資料整理工作。 ●10月，揮毫花卷溫泉內《金田一國士頌碑》。 ●揮毫雲石町《七ッ森顯彰碑》。
1951	昭和26	辛卯	71	●9月8日，《巖手日報》開始使用太田氏題字，至今未改。 ◆11月3日，獲巖手日報文化獎。
1952	昭和27	壬辰	72	◆5月，發表《漢倭奴國王印文考》（《書品》28號）。 ◆9月，發表《顧氏印戴考》（《書品》32號）。 ※7月1日，任巖手縣文化財專門委員。
1953	昭和28	癸巳	73	◆接受小林斗盦拜師。 ◆2月，發表《漢印私考》（《書品》36號）。 ◆3月，發表《漢印私考2》（《書品》37號）。 ◆3月，發表《夢庵藏印》（《書品》37號）。 ◆4月，發表《漢印私考3》（《書品》38號）。 ◆5月，發表《漢印私考4》（《書品》39號）。
1954	昭和29	甲午	74	◆發表《漢倭奴國印文考》（《巖手史學研究》17號）。 ◆3月29日，在巖手日報發表“漢倭奴國王”印指定為國寶的報道。 ※方若去世（85歲）。
1955	昭和30	乙未	75	▲3月3日，捐贈給澁澤敬三的民俗資料《おしろさま》被指定為國家級民俗資料。 ◆發行《續印人傳姓氏印譜殘稿》。
1956	昭和31	丙申	76	◆編纂《定本書道全集·印譜篇》（與小林斗盦共編，河出書房），收錄夢庵發行印譜的古印數量：《夢庵藏印》55顆，《楓園集古印譜》79顆，《楓園集古印譜續集》1顆。該書同時刊出印紐照片，為紐、影并載之嚙矢。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書道科非常勤講師。 ◆10月1日，小林斗盦發表《古印探訪》（《書品》第73號），記述《定本書道全集·印譜篇》刊行的秘聞。 ◆11月3日，獲盛岡市第一屆市級振興教育學術文化功勞者表彰。 ◆發表《印史小考》（《書品》69號）。

西元	年號	干支	年齡	主要活動與業績
1957	昭和32	丁酉	77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書道科非常勤講師。 ◆7月31日下午，橫田實氏來訪。 ◆發行《夢庵自用印》。 ◆發表《古玉印小考》(《書品》77號)。
1958	昭和33	戊戌	78	◆橫田氏再次來訪。轉讓《古銅印譜舉隅》四冊所載印譜原本，兩次共轉讓131種678冊古銅印譜於漢南文庫。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非常勤講師。 ●10月20日，為原敬記念館揮毫《原敬記念館》、《原敬記念館記》。 ▲11月1日，任原敬記念館合作人。
1959	昭和34	己亥	79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書道科非常勤講師。
1960	昭和35	庚子	80	◆發表《方若》(《書品》106號)。 ◆1月17日，獲河北新報文化獎。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書道科非常勤講師。 ◆10月21日，在國立大學書道部門研究會講演《中國古印通說》(全國書道學會在巖手大學舉辦)。 ◆11月3日，獲文化財功勞者表彰。
1961	昭和36	辛丑	81	◆任巖手大學學藝學部書道科非常勤講師(講授宋元書學、明清書學)。 ◆1月，發行《古銅印譜目錄》。 ◆發表《漢魏六朝印譜考》(《書品》117號)。 ◆發表《隋唐宋元明清印譜考》(《書品》117號)。
1965	昭和40	乙巳	85	◆12月，發表《十鐘山房印學小考》(《書品》146號，昭和37年8月30日稿)。
1966	昭和41	丙午	86	◆4月，發表《五世濱村藏六》(《書品》149號)。
1967	昭和42	丁未	87	○1月18日，去世。

補記：《古匁印拓本二十九種(太田夢庵翁舊藏本)》，發行年不詳，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致謝：在資料調查過程中，曾得到太田夢庵氏令孫太田稔先生(巖手醫科大學名譽教授、盛岡大學理事長)以及巖手縣立博物館專門學藝調查員原田祐參先生的大力協助，謹致衷心感謝。文章初稿完成後，我們有幸邀請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劉釗先生來巖手縣立博物館觀摩古璽實物並作全面指導，又承蒙日本篆刻美術館原館長松村一德先生、復旦大學廣瀨薰雄先生審閱初稿並指出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一併致以衷心感謝！攝影以及測量調查時，巖手大學教育學部書法專業藤原理紗子同學曾積極參與，亦表感謝！文中所存謬誤，概由筆者負責。